

卖杭白菊的茶叶商人汪自新是枚“琴痴”。

1921年7月,胡适到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事务,到上海之后,他拜访了静安寺村花园汪家,之后就住在那里,和汪自新“夜谈”,也参加他的古琴雅集。胡适不是古琴高手,但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中有李子昭先生弹的最好。此外尚有郑颢文君颇能谈乐理,著有《雅乐新编》一书,赐予自己也爱弹琴,他并且能制古琴,方法甚新颖。”李子昭是四川人,大约出生于1856年,他曾经应召庆亲王邸,任专职古

琴师,被人称为“宫廷第一琴师”,后来辗转各地,湖海飘零,胡适即便不知古琴,也知李子昭的大名。郑颢文是大同乐会的创办者,而汪自新与这些人交往,说明是古琴行家。

所以,他能在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被选为评议委员,靠的

不是茶叶,而是古琴。汪自新拿出三张琴参展,其中一张“天籁”,是雷氏唐琴,有人撰文,说“天籁”乃

名琴,而且洋洋千言,说所用琴底是“黄心梓”,不是“楸梓”。楸梓色微紫黑;而黄心梓中心之色偏黄,唐代讲究的制琴家是不用它做琴底的。但是,要检查这床琴的面板材质,只能从后面的龙池凤沼来仔细查看,需要拆开古琴,并且锯开琴底,这样做,当然等于毁了琴。

汪自新最终却决定,开个发布会,邀请古琴同好和各方专家,当众撬下琴底,再横里锯开,果然是一块发黑泛紫“楸梓”。这一劈,那位“鉴赏家”从此销声匿迹,可是,“天籁琴”从此也成了绝响,汪自新的“琴痴”之名,从此闻名遐迩。1934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沪杭路上遇害,大殓之际,

1997年5月30日6时15分,15780羽三门峡司放,当天18时15分冠军归巢,最高分速1436.65米。刷新上海信鸽史1000公里参赛羽数,当日归巢,最高分速和归巢率4项新纪录,并破荷兰人列文1988年巴塞罗那1000公里信鸽大赛最高分速1393.91米纪录。2000公里级超远程大赛也精彩纷呈,就看1990年7月2日哈密飞上海,空距2720公里。该赛段环境恶劣,哈密至疏勒河300公里戈壁须下午3时前飞出;途中还有被当地人捕捉,有误入深谷回不了家。7月14日8时30分,上海喜迎冠军鸽,历时12天。不知它在哪儿吃哪歇脚,不知历经多少艰险,小小鸽子叫人敬佩。

代名鸽“李梅龄系”,人称“李鸟”:它中等体型,前胸发达、归巢性优。1935年,“李鸟”创造历史。空前的950公里天津飞上海,西侨选世界一流名系鸽参赛。6月9日,进决赛的53羽放飞,归巢仅6羽,“李鸟”囊括前5名,其中足环号“SHC759”飞行12小时夺冠。获第6名是第3天才归巢的纶昌纱厂工程师杰克逊的英国名品白克系。它宣告洋人一统上海鸽界的结束,标志中华信鸽登上国际舞台。10月S.H.C改选,李梅龄当选会长接替美侨巴斯固尔,俱乐部更名“上海信鸽会”。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信鸽活动迅猛发展。1000公里级长距离竞翔是传统赛事,规模万羽,人称“中国的巴塞罗那”大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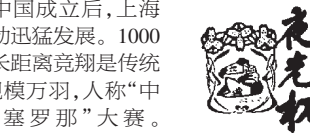
## 琴痴

李舒

1997年5月30日6时15分,15780羽三门峡司放,当天18时15分冠军归巢,最高分速1436.65米。刷新上海信鸽史1000公里参赛羽数,当日归巢,最高分速和归巢率4项新纪录,并破荷兰人列文1988年巴塞罗那1000公里信鸽大赛最高分速1393.91米纪录。2000公里级超远程大赛也精彩纷呈,就看1990年7月2日哈密飞上海,空距2720公里。该赛段环境恶劣,哈密至疏勒河300公里戈壁须下午3时前飞出;途中还有被当地人捕捉,有误入深谷回不了家。7月14日8时30分,上海喜迎冠军鸽,历时12天。不知它在哪儿吃哪歇脚,不知历经多少艰险,小小鸽子叫人敬佩。

两岁时,我和二哥的关系就非常紧密,紧密到同坐一辆儿童车,两个脑袋瓜儿贴在一起微笑。二哥,是我长大以后才正式叫的,以前都是直呼其名刘齐。二哥小时瘦弱单薄,保姆阿姨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小点儿”。阿姨自己也有外号,叫“绿糕儿大姨”。那是个食品匮乏的年代,母亲有时买些绿豆糕之类的零食,交给阿姨备用。可怜“小点儿”二哥不知天下还有众多美食,馋时闹时只知呼喊:“我要绿糕儿”。

上小学时,我和二哥同在一所学校寄宿。食堂每人每餐的定量很少,二哥常把他那份省出一点拨给我吃,有时还将同学的剩饭端给我。那个年代大人小孩普遍营养不良,我不慎得了肝炎。父母表扬刘齐关心妹妹,又跟他开



松阁初雪 (中国画) 张恒烟

玩笑,故意将肝炎和剩饭联系起来,“赖”在他的头上。

小学二年级时,我加入了少先队。可能是想增强入队的荣誉感和仪式感,学校挑选一些品学兼优的班干部,为新入队的同学系红领巾。那次可能是赶巧,我更愿看成是天意,老师安排为我系红领巾的,竟是二哥。只见三年级的刘齐同学双手各拎红领巾的一角,顺着脖子冲地上还光着的小孩,兴冲冲地往前走,走到指定位置,一看是我,不但不惊喜,反而绷起脸,扭头给下一位同学去戴红领巾。我晾在一边,半天没缓过神。事后,母亲批评二哥,知道你们班级“封建”,男

女生互不往来,可那是你妹,我给你妹系红领巾,有啥不好意思呢?

## 二哥轶事

刘维莎

我们班的淘气男生,老是欺负我,我想让二哥帮我教训教训他,二哥二话不说,满口答应,很仗义的样子。一天课后,机会来了,我把二哥找到教室外面,正准备收拾那男孩,不料男孩的哥哥刚好过来。我哥见他哥比自己高了两个年级,长得又凶又猛,不由分说,扭头就跑,以后再也不提在打架方面给我撑腰。此事让他很没面子,很久才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说当时他

## 我的梦想

陈方若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探索一条通向全球领先地位的道路。为何我会萌生以行业研究为切入点的念头,采取纵横交错策略呢?我发现,不同于在常规观念中人们常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汲取他人成功的经验,真正深刻的学习在于发现那些别人未曾察觉到的元素,洞察他们渴望实现却未能达成的目标。当能够看见这些潜在机会,然后将它们变为现实,便是领先他人的表现。这正是其他商学院未能涉足的领域,如果能够成功,必然能够取得领先地位。这一改革之路并不容易,但我充满信心。把“知行合一”作为目标;“纵横交错”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路径,安泰的成功经验将会举世瞩目,成为中国管理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商学院的发展。我的经历反映了

## 十日谈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学院从“模仿者”转向“开拓者”角色转变的轨迹。在国外求学期间,我汲取了宝贵经验,回国后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改革实践中,助力中国商学院摆脱陈旧,跻身世界商学院的前列。

作为一个守望者,我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商学院的崛起。如今,我正努力将安泰经管学院塑造成一个开拓者,为中国管理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也能为中国商学院的未来展开一幅光辉的画卷。如同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轮,学院正在向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而我,梦想着成为这艘巨轮的舵手,助推中国商学院走向世界的舞台。

我始终把学生的悟性提升看作大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事。

父亲胡伟民借调到上海青年话剧团排的第一个戏是《神州风雷》(编剧赵环),张先衡叔叔演周恩来。第一次见张叔叔是在“青话”跑码头所在地镇江某招待所,先衡叔叔卸了妆完全没有舞台上周总理捋鬃横眉气宇轩昂的那范儿,很朴实很亲和,不像个演员。那后来我和父亲住在“青话”宿舍,每天早晨总能看见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健壮男子穿着紧身背心和短裤围着“青话”的大花园快跑。这就是张先衡,他没把我当小孩子,说,你爸要我演《再见了!巴黎》松潘草原上的小伙子,我每天不来“青话”园里锻炼身体,晚上去剧场演出,怎能如小伙子般身轻如燕?《再见了!巴黎》是胡伟民1980年代最好的作品。

父亲后来还搞了个观众360度围看的中心舞台实验演出《母亲的歌》,张先衡也参演了。虽然当时我不懂表演,但还是发现张先衡的表演风格非常特别。张先衡不是那种声如洪钟高大魁伟的舞台剧演员,他的嗓音甚至有点嘶哑,这个戏里张先衡的很多台词,不见得都能听清楚,但观众还是感觉到了,懂了。是啊,生活中我们也不是每一句话非得要听清楚,才能领会的呀,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是“言犹未尽、眉目传情、心领神会”的。这个戏中的张先衡在舞台上“窃窃私语”,我认为发挥了他的“优势”和对导演的“理解”。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大卡演员张伐,我父亲和我说,张伐1940年代演文明戏也常常是贴耳与人交流,用动作作用情感化俘获观众的。

张先衡的感情生活非常端正,我记得在青话艺术室聊天,他说在外拍电影,凡是有女眷进屋说事,他都会坚持把门开着,不生事。1992年我应邀上海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青春永恒》,6月20日那天我在戏剧学院“红楼”拍摄,突然看见张先衡手捧素花走进教室拍摄现场,因为那天是父亲胡伟民三周年忌日。上海戏剧学院红楼是我父亲和张先衡教学就学之地。父亲的忌日,张叔叔知道我只身一人在上海,特捧花送祭怀念。我和张先衡唯一一次合作是胡雪桦拍电视剧《战北平》期间,临时要去戛纳电影节几天,他要我去北京怀柔拍摄基地顶几天救救火。张先衡在此剧中演个国民党将军,我去拍了一个多星期,合作甚欢。张先衡说,你和雪桦不一样,他很艺术,拍摄随心所欲,随时即时创作拍摄,你思路明晰按部就班中规中矩老老实实,每场戏每个镜头都交代清楚,大家领会导演意图,分工职责明确,好似到点上上下班。估计张先衡虽然觉得我脑子清晰拍戏快,省工时,但艺术天分艺术范儿确实差点。

是在学习革命前辈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二哥虽然戴着近视镜,细高瘦弱,但他学习好,会画画,还当过三道杠的大队干部——不是一般大队委员,而是大队长,队日活动时,举着带流苏的大队旗走在最前列,两旁各有一个女孩护旗,身后跟一个方队,吧啦吧啦洞洞,敲着队鼓,很是引人注目,我这个当妹妹的,内心非常自豪。

一年冬天,星期一早晨,二哥和我按规定返回学校。当天雪下得极大,父亲在外地,母亲要开会,就想打电话为我们请假。但二哥坚持要我去,他攥着我的手,顶着冒了烟的大雪,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返校。母亲非常感动,特意给父亲写信说,“往中山路去的那条胡同白雪没膝,难见行人。兄妹两个红领巾在寒风中抖动,像两面小红旗,一往无前,头也不回”。父亲晚年感叹说,那是我妈写得最好的一封信。

那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学校放假,特别是放寒假,

不但假期长还能过大年!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时候。二哥从小就聪明,脑子好使,父母单位大人组织的灯谜晚会,他居然也能猜中几个。除夕晚上,吃着他和弟弟,主要是父亲得的猜谜奖品——冻梨、冻花盖梨,大家开开心!

寒假里,我和小伙伴每天跳皮筋、藏猫猫、打口袋,简直玩疯了,开学才发现作业落了一大堆。求二哥帮忙,他嘻嘻一笑,没有拒绝。等他帮忙写完作业,大人给我的那点儿压岁钱,几乎都进了他的衣兜。多年后我提起此事,他只承认助人为乐的前半段,对后半段则坚决否认。

转眼二哥告别童年、少年,当了知青,上了大学,做了编辑,成了作家,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他写的《小葱大酱》《球迷日记》《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人一有车就自卑》等著作,朴实、幽默、深刻,受到读者喜爱。我的一些小学同学,我和我爱人单位的一些同事,都非常喜欢二哥的文章,见面总要谈论一番。不少朋友买来刘齐著作,托我请他在书上签名。

那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学校放假,特别是放寒假,

## 忆张先衡

胡雪扬

父亲胡伟民借调到上海青年话剧团排的第一个戏是《神州风雷》(编剧赵环),张先衡叔叔演周恩来。第一次见张叔叔是在“青话”跑码头所在地镇江某招待所,先衡叔叔卸了妆完全没有舞台上周总理捋鬃横眉气宇轩昂的那范儿,很朴实很亲和,不像个演员。那后来我和父亲住在“青话”宿舍,每天早晨总能看见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健壮男子穿着紧身背心和短裤围着“青话”的大花园快跑。这就是张先衡,他没把我当小孩子,说,你爸要我演《再见了!巴黎》松潘草原上的小伙子,我每天不来“青话”园里锻炼身体,晚上去剧场演出,怎能如小伙子般身轻如燕?《再见了!巴黎》是胡伟民1980年代最好的作品。

父亲后来还搞了个观众360度围看的中心舞台实验演出《母亲的歌》,张先衡也参演了。虽然当时我不懂表演,但还是发现张先衡的表演风格非常特别。张先衡不是那种声如洪钟高大魁伟的舞台剧演员,他的嗓音甚至有点嘶哑,这个戏里张先衡的很多台词,不见得都能听清楚,但观众还是感觉到了,懂了。是啊,生活中我们也不是每一句话非得要听清楚,才能领会的呀,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是“言犹未尽、眉目传情、心领神会”的。这个戏中的张先衡在舞台上“窃窃私语”,我认为发挥了他的“优势”和对导演的“理解”。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大卡演员张伐,我父亲和我说,张伐1940年代演文明戏也常常是贴耳与人交流,用动作作用情感化俘获观众的。

张先衡的感情生活非常端正,我记得在青话艺术室聊天,他说在外拍电影,凡是有女眷进屋说事,他都会坚持把门开着,不生事。1992年我应邀上海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青春永恒》,6月20日那天我在戏剧学院“红楼”拍摄,突然看见张先衡手捧素花走进教室拍摄现场,因为那天是父亲胡伟民三周年忌日。上海戏剧学院红楼是我父亲和张先衡教学就学之地。父亲的忌日,张叔叔知道我只身一人在上海,特捧花送祭怀念。我和张先衡唯一一次合作是胡雪桦拍电视剧《战北平》期间,临时要去戛纳电影节几天,他要我去北京怀柔拍摄基地顶几天救救火。张先衡在此剧中演个国民党将军,我去拍了一个多星期,合作甚欢。张先衡说,你和雪桦不一样,他很艺术,拍摄随心所欲,随时即时创作拍摄,你思路明晰按部就班中规中矩老老实实,每场戏每个镜头都交代清楚,大家领会导演意图,分工职责明确,好似到点上上下班。估计张先衡虽然觉得我脑子清晰拍戏快,省工时,但艺术天分艺术范儿确实差点。

是在学习革命前辈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二哥虽然戴着近视镜,细高瘦弱,但他学习好,会画画,还当过三道杠的大队干部——不是一般大队委员,而是大队长,队日活动时,举着带流苏的大队旗走在最前列,两旁各有一个女孩护旗,身后跟一个方队,吧啦吧啦洞洞,敲着队鼓,很是引人注目,我这个当妹妹的,内心非常自豪。

一年冬天,星期一早晨,二哥和我按规定返回学校。当天雪下得极大,父亲在外地,母亲要开会,就想打电话为我们请假。但二哥坚持要我去,他攥着我的手,顶着冒了烟的大雪,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返校。母亲非常感动,特意给父亲写信说,“往中山路去的那条胡同白雪没膝,难见行人。兄妹两个红领巾在寒风中抖动,像两面小红旗,一往无前,头也不回”。父亲晚年感叹说,那是我妈写得最好的一封信。

那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学校放假,特别是放寒假,

不但假期长还能过大年!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时候。二哥从小就聪明,脑子好使,父母单位大人组织的灯谜晚会,他居然也能猜中几个。除夕晚上,吃着他和弟弟,主要是父亲得的猜谜奖品——冻梨、冻花盖梨,大家开开心!

寒假里,我和小伙伴每天跳皮筋、藏猫猫、打口袋,简直玩疯了,开学才发现作业落了一大堆。求二哥帮忙,他嘻嘻一笑,没有拒绝。等他帮忙写完作业,大人给我的那点儿压岁钱,几乎都进了他的衣兜。多年后我提起此事,他只承认助人为乐的前半段,对后半段则坚决否认。

转眼二哥告别童年、少年,当了知青,上了大学,做了编辑,成了作家,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他写的《小葱大酱》《球迷日记》《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人一有车就自卑》等著作,朴实、幽默、深刻,受到读者喜爱。我的一些小学同学,我和我爱人单位的一些同事,都非常喜欢二哥的文章,见面总要谈论一番。不少朋友买来刘齐著作,托我请他在书上签名。

那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学校放假,特别是放寒假,

编者按: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科已有百年历史。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则是上海交大文科重点学院,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者和实践者。近年来,学院人才辈出,群贤汇聚。今起刊登一组“安泰故事”,传递交大“安泰人”对学院的真挚情感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转向了决策科学领域。在沃顿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92至2018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教了25年,并在2005年获终身讲席教授。

然而,在美国名校,我亲身感受到了商学院的一大痛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教期间,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在2018年,我结束了33年的离开祖国赴美求学发展的生涯,决定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于安泰经管学院担任院长一职。我认为,安泰经管学院应该致力于成为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突破传统,勇立潮头,而关键之一就是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关于安泰的改革之路,我赋予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行业研究”。我认为,这或许是打破传统商学院困境的关键,要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学院从“模仿者”转向“开拓者”角色转变的轨迹。在国外求学期间,我汲取了宝贵经验,回国后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改革实践中,助力中国商学院摆脱陈旧,跻身世界商学院的前列。

我始终把学生的悟性提升看作大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事。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